

以全新视角呈现「丝路」历史

「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在国博举行

本报讯 6月9日,“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本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共同举办,汇集展出国内外38家博物馆的文物珍品,其中意大利21家博物馆、国内17家博物馆,共200余件(套)文物,是近年来国际博物馆与国内博物馆合作中数量最多、文物最丰富的展览之一。

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中央美术学院李军教授共同策划此次展览,结合近年来对于“丝绸之路”研究的大量史料和学术成果,以中西文物对比展示的全新视角向中国观众再次呈现“丝绸之路”这一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要道的历史。展览探讨问题的角度,不仅从以往西方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入手,更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审视中国艺术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

为完整呈现“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影响,“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对参展文物进行了精心挑选,其中既有中国在“丝绸之路”中的见证物,也有受到中国元素影响的西方物品,例如,中国和意大利在航海中使用的罗盘、针砣、航海图和船只模型;青铜器、瓷器、玻璃器皿以及充满西域风格的唐代陶俑等。展览也通过意大利早期的文献如《马可·波罗游记》《通商指南》等反映早期意大利旅行家和传教士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展览还包括了中意两国众多博物馆的珍宝,有庞贝遗址发掘的经典壁画《花神芙罗拉》、公元15世纪的《圣母加冕图》和《三王来拜》等;有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倪瓒《水竹居图》、任仁发《饮伺图》等;还有国内16家重要博物馆的顶级文物,包括故宫博物院的《宋人耕获图》、任仁发《张果老见明皇图卷》、任贤佐《三骏图》,首都博物馆的《景德镇窑青花凤首扁壶》,新会博物馆的《新会木美人》等。这些珍贵的文物见证了东西方之间和平发展、共同进步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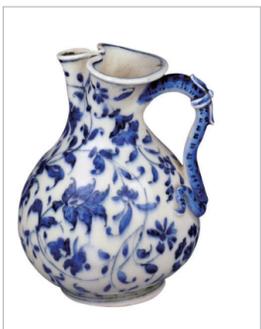
蜻蜓眼玻璃珠(战国,湖南省博物馆藏)



花神芙罗拉(公元1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景德镇窑青花凤首扁壶(元代,首都博物馆藏)



美第奇软瓷罐(1575年,意大利那不勒斯马提纳公爵博物馆藏)



长沙窑椰枣纹罐(唐代,湖南省博物馆藏)



《水竹居图》轴倪瓒作(133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本展览共分为六个单元。第一单元为“大漠之舟”。“丝绸之路”这条连接着中国与欧洲的古代贸易要道,犹如沙海上的行舟,把东西方两大文明联系在一起。千百年来,这两个文明从对彼此一无所知,到偶然、零星地跨越千山万水相遇,在青铜、玻璃、丝绸等遗存上,留下了彼此交流的痕迹。本单元分别以“别样的青铜”、“玻璃的流传”、“远去的驼铃”、“女神的姿态”四个小节体现出“丝绸之路”早期贸易的丰硕果实,通过对比意大利和中国出土的青铜器、玻璃珠饰和丝绸等多种材质的文物,揭示东西方文化在十几个世纪间的互相影响。

第二单元以“跨越七海”为题,体现了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和罗盘在传播到欧洲之后,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欧洲航海的发展,也开启了海上的“丝绸之路”,打开了通向富庶的东方世界的大门。“指南针与海图”部分用实物展现了这些发明成果对东西方认识和探索世界的重要性;“记忆的重现”部分通过出水的沉船残骸,以及水下考古发掘的大量沉船瓷器、金银器等货物,再次见证了昔年繁盛熙攘的海上贸易。通过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旅行家,西方对于东方的认识也从“寻找伊甸园”的想象变成更丰富多彩的现实,对于世界的认知也从“四海”扩大到了“七海”。

第三单元“帝国剪影”,从马可·波罗这样旅行者的视角,再现大蒙古国首都“大都”的辉煌。在欧洲东行者的眼中,帝都壮丽的建筑、美丽的陶瓷、动人的书画和工艺品,以及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丰富多彩,如旭日东升时的七色霓虹般绚丽。此单元以“王朝面孔”、“七色霓虹”、“天马的足迹”和“马可·波罗的行囊”,叙述了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旅行者的所见所闻,从这些往来于欧亚大陆两端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留下的各种史料中,勾画出一个真实的东方国度,也体现出这些早期文化使者的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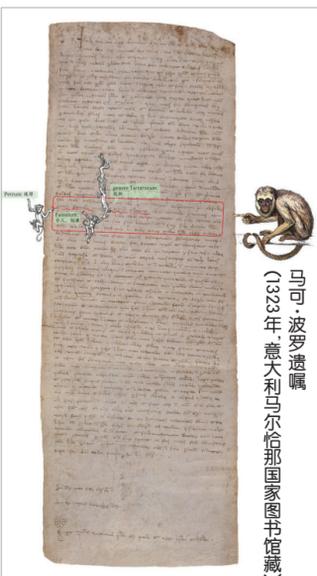
第四单元“凤凰西行”,讲述了这些东游者们返乡的行囊中所装载的商品、礼物。这些随着马可·波罗们的行囊远赴西方的东方物品,在意大利发生了什么作用?本单元以“青花变奏”、“莲枝交缠”、“凤凰之旅”,分别从中国的瓷器艺术、莲花纹饰、凤凰图案和器物,共同呈现东方的图案、工艺与时尚在欧洲引起的“水花和涟漪”。

第五单元以“丝绸之梦”为题。东方的丝绸是西方人孜孜以求的商品,上至教皇,下至画师均对东方丝绸耳熟能详。丝绸成为教皇的收藏,更是文艺复兴艺术大师笔下的母题,无论是丝绸纹饰,还是丝绸作为补子的用途,都引起了西方人的纷纷效仿。本单元以“奇异的动物”、“熟悉的图案”和“移动的风景”为子题,展示中国的丝绸和卷轴画对西方服饰纹样和绘画艺术的影响。

第六单元为“世界交融”。文化的交往是双向的,中国的文化同样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本单元将探索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本土留下的物质与文化艺术的痕迹,以及这些痕迹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本单元分为“圣母与观音”、“十字莲花”、“西学东渐”三部分,用中西图像符号对比的形式,反映中国文化艺术中的西方元素。

主办方表示,此次展览充分体现了国内外博物馆在新时代更紧密的交流与合作,协力谱写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新篇章。展览旨在通过还原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中的中国元素,以及中国艺术中的西方影响,呈现出不同文明之间的彼此交融、共同发展、兼收并蓄,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9日。(黎 华)



《马可·波罗遗稿》(1323年,意大利马尔恰那国家图书馆藏)



《圣母蒂芬》乔托·迪邦多内作(1320-132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霍恩基金会藏)

探索无限的隽永之作

□梅国云

跟王隽珠交往时间不长,但印象深刻。王隽珠身材虽瘦,却有着宽广的胸怀。他的胸中不仅装人间物事、花草树木、高山大河,还装地球和宇宙,所以,他的奔跑在宣纸上的笔尖,便可以跟着他随意进入大无外的宏、小无内的微。能部分看懂他的作品的或许是介乎宏微之间的人间景象,能进入阴阳嬗化、火岩肌理、时空运行的,应该是他的知音,如《高山流水》之于伯牙、子期。毕竟人凡胎肉身,1.5的视力再怎么长久凝视,如果没有深厚的传统化学养的根本,对人类科技进步探索成果的好奇吸收,没有腾空内心入定冥想的途径,是不可能窥见艺术世界的真容的。

本人愚,不敢以樵夫钟子期居。超王隽珠惯常的人间万象之外的作品,盖因幼稚的好奇之心。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人皆有之的品性。当下中国的艺术创作,可谓极为繁荣,画家队伍壮观空前,汗牛充栋的画册,每日遍地春笋般冒出的画展,真叫人目不暇接。当风格相近的色彩线条,大同小异的花鸟虫鱼,日复一日,反反复复地在眼前出现的时候,我感到了艺术的贫瘠。正如长年累月的萝卜干就饭。

我不是画家,充其量只是一个观赏者。在这样的画境里,我渴望耳目一新的具有高度精神探索的作品横空出世。当然,我对在技法上不断精进的艺术师同样心怀敬意,但不等于我就喜欢不

顾其他独恋技法的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白石老人亦主要是画小动物小植物的艺术家(当然兼工山水人物),技法上后人至今只能望其项背,于他之前同样鲜有。但老人的小动物小植物在当时绝对是耳目一新的作品,加之人文意义,便有了巨大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那时不像现在,视频一下,或者坐个飞机,家乡山水触手可及。据说白石老人到北京后,总念家乡的山水水,每到季节,就会发出“故里山花此时开也”的感叹。因为年纪大了,总不能隔个三两个月就旅途劳顿一下。他便把他思念的情,通过画笔表达出来,于是北京便有了“衡岳山下”、“枕上愁余”渲染于纸上,乡心伴着童心,不知打动多少人。

王隽珠亦创作了大量山水人物、花花草草。之所以我同样喜欢他修建的浩大的基础性工程——中国画的必由之路,是因为他在夯实的传统路基之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通过奇思妙想的设计,公路变成了高铁,更好看、更安全、更快捷、更舒适了。他的这些作品,我第一眼感觉到的,首先是视觉冲击力,有的作品随之而来的是震撼人心。他创作于1989年的《江边渔家图》,虽然只是59×78cm的小尺幅,朦朦夜色中,赖以生存的被树桩支起的高过茅屋高过天际的渔网,却让观赏者油然而悲悯起底层百姓的命运。此时,画家与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卖炭翁》的人文情怀是相通的。当然,这里讲的是对劳动者的人文情怀。如果讲形式上的整体升级,王隽珠的作品除了具有当下性和精神高度之外,他的浓淡相宜的大色块、随心所欲的魔幻线条、削铁如泥的千斤笔力、细微处见大天地的巧妙营构、别出心裁的整体扭曲维变,万千意象便在笔下神出鬼没,想雄浑雄浑,想淡雅淡雅,想奇崛奇崛。无论是万籁俱寂、温文尔雅的,还是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加之与画风融为一体的锦上添花的题款,每一幅都直通人心,回味无穷。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每天海量的信息铺天盖地,读图是绝大多数网民的首选。我提倡艺术家要与读者相向而行,多多创作反映这个时代、三观正确、匠心独运、有作者情感温度的、能打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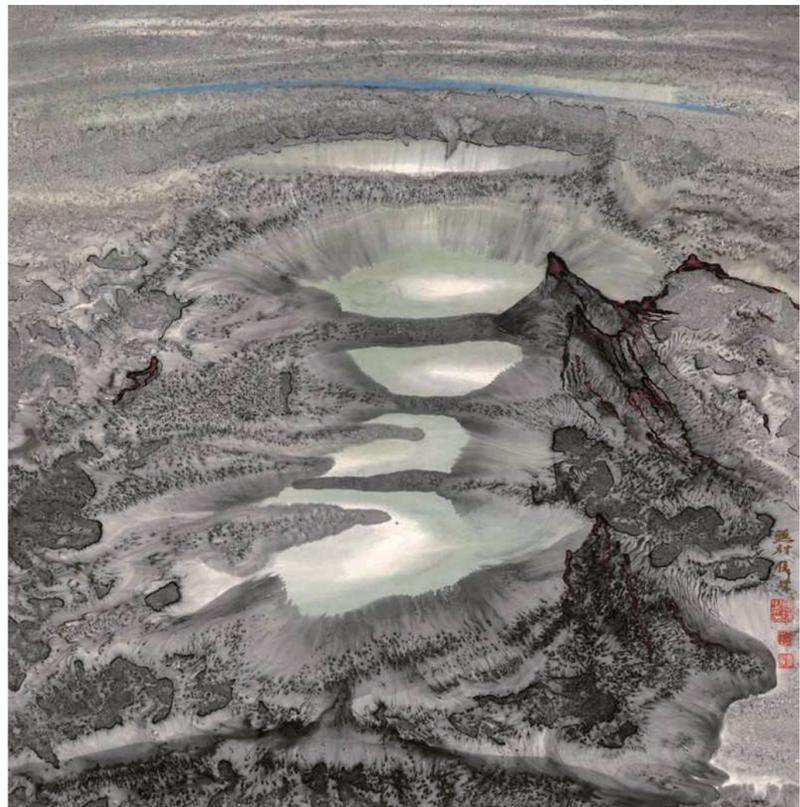
人们心弦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当然自娱自乐是另外一回事。

油画亦如此。油画起源于西方,影像视觉艺术对西方艺术家同样构成挑战。古代油画家们的艺术追求精神,是不可思议的。为了精准,几何学、解剖学、动植物学、光学等,是他们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照相机的首次出现,当时没有哪个画家可以无动于衷。而今天的照相机技术的发展进步更是突飞猛进,在瞬间可以拍出很多张光影微妙变化下的物体面貌,可以随时随地捕捉不易察觉的人和动物的表情,可以拍到寒毛在微风中摇摆的高清特写,后期制作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夸张、变形、解构、重组、用色、魔幻。新的艺术形式,总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应运而生的,你不去探索,观者自然会毫不客气地将你甩到九霄云外。我不相信,有多少收藏家还会对当下传统画家的不具探索精神的油画作品兴趣浓厚如初。

纵观王隽珠的创作,从开始就在不停地追求新的境界。他的这种精神有点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一生都在“追求无限,无限追求”之中,在宏大世界和微观世界自由地纵横驰骋。高,可以表达奋翅时空;低,可以反映人间温情。无论是高还是深,代表的都是了不起的精神高度。只有超越了昏天黑地的红尘世界方可企及。他的那些具象以外的见仁见智的作品,虽然量不是很大,但于我来看,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作品。比如创作于1991年的《天泉》,取乾坤浑然之象,画面顶端的“源泉”处于太极无极之间,泉水从天际沿大地之脊,汩汩而下,于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地丰茂。揭开天地混沌的面纱,整幅《天泉》又犹如冥思的老子,反映宇宙法则天机的《道德经》正在心中默念而生。

创作于1992年的《佛光》亦意味深长。“佛光”乍现,巍峨的高山匍匐。此时这座高山亦呈静卧的大鹏之象。大鹏的使命如渡舟,欲背负众生西去。创作于1992年的《五大连池火山群幻象之一》,看似火山的地质之表,其实层层剖解了其内部构造,血管、细胞、骨骼,一目了然。虽然这座火山早已睡着,但其肌体是健康的,它的血脉是与地幔地核息息相通的,只要起床号一响,生命的火焰将再次喷涌而出。

而1993年至1995年创作的一组比较抽象的《生命奇迹》系列,还有《乘云气骑日月》,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极地系列》等作品,应该是在作者在高度的心明眼亮的状态之下创作的。所谓心明,是天眼打开了。作者看到了常人不能见的存在。彼时,作者已过不惑之年,人生的境遇潮起潮落,恰逢西方艺术观与东方艺术思想再次联欢,老天眷顾了这位频道开放的人。这些作品,



五大连池火山群幻象(之二)

不仅反映了作者的艺术追求和精神气质,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画开拓创新的水平,是中国艺术界的重要收获。不知何种原因,画家却戛然而止于此。同样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当时竟然没有引起收藏界的高度关注。

有了这次艺术探索的精神涅槃,作者再次回到传统的道路上,创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从新世纪初的作品可以看出,有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意味。比如创作于2001年的《天边太阳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晴》同题诸作和《天山之春》《春江花月夜》等等,作者试图将自己置于一个恰当的制高点,从宏大画面的整体中,抽象出决定作品命运的精神内核,反过来赋予作品以崇高使命,耐人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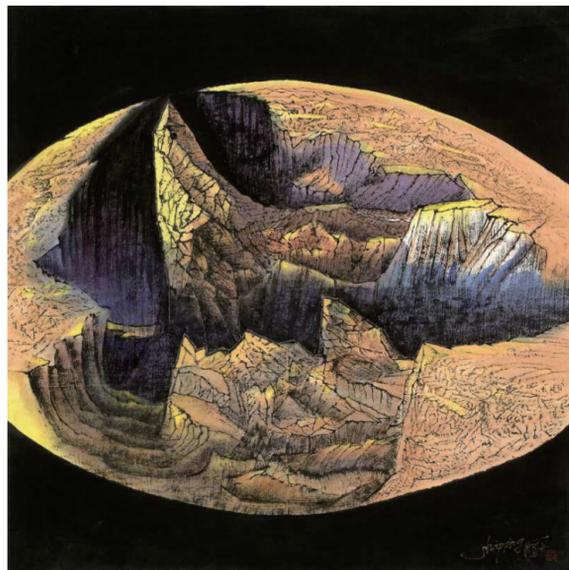
走进东西,上天入地,最终在总开关上,决定一个艺术家的艺术观。正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之于教廷和民众的心地说。一群摸象腿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大象的仪仗。时至今日,显然,王隽珠已经在太空站了很久。回到传统的道路上,他没有停滞不前重复自己。而是忽然升华了,到了“一览众山小”的佳境。

只有站在绝对的高度,方可以发现远近高低各不同。只有打开内心,穷道尽理,物我两忘,方

可以得其真谛和奥妙。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中云:“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郑板桥是与竹化为一体的代表人物,“冗繁删尽留清瘦”是在物我两忘中发现的顽强不屈、坚忍不拔、正直无私、高风亮节的竹魂,也是真谛和奥妙,“画到生时是熟时”是一位画家豁然开朗,进入化境的彻悟。而白石老人何尝不是到了虾我两忘的境地,才画出了有灵魂附体的绝世神虾。

不久前,王隽珠在海口成功举办“荷”展。这是他到海南亲密接触“荷”,“凝神”很久,“荷”我两忘之后的从未有过的尝试。看了这个展,我忽然感到,隽珠仿佛又回到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地,然此境地已非彼境地。一幅幅作品,让人看到了他挥洒自如、从容不迫的“画到生时是熟时”的姿态。枯墨勾勒,泼墨晕化,淡彩点缀,无论是“才露尖尖角”的小荷,还是“亭亭出水中”的高洁,无论是逗趣飞舞的蜻蜓,还是“秋至皆空落”的残荷,神工独运,无不给大家留下十分美好的印象。画家为什么此时画荷?荷里有什么样的密码?需要观者细细品味。

愿王隽珠保持状态,创作出更多惊世骇俗的作品。



生命奇迹——雄性之峰